

超越新教伦理： 《礼拜五或太平洋岛上的灵薄狱》解读

孔建平

内容摘要：图尔尼埃的寓言小说《礼拜五或太平洋岛上的灵薄狱》是一部伦理探索的大作。作者再写鲁滨孙故事，以弥合卢梭“回归自然”思想中主体与客体分离的认识论裂隙，并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批判其混淆是非，将“文明”征服“野蛮”的恶德说成美德。作品还颠覆了作为新教伦理基石的线性时间观念，引入尼采“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以“太阳城”寓言与之互文，将伦理探索艺术化，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礼拜五或太平洋岛上的灵薄狱》；自然人；新教伦理；他者；时间观念

作者简介：孔建平，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法小说研究。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经典小说中现代性时间意识的嬗变”【项目批号：12YJA751028】系列成果。

Title: Transcending the Protestant Ethic: An Interpretation of *Friday, or, The Other Island*

Abstract: Michel Tournier's allegoric novel, *Friday, or, The Other Island*, is a masterpiece exploring the ethic. The author rewrites Robinson's story to bridge the epistemological gap reflected in Rousseau's "return to nature", that 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Meantime, it criticizes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which confuses the right with the wrong by describing the evil as the virtue when it advocates the conquering of barbarism through civilization. The novel also overturns the concept of the linear tim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introduces Nietzsche's concept of time, that is, "perpetual return" through a cross interpretation with an allegory of "Sun City". It has its unique literary value for it explores the ethic through an artistic form.

Key words: *Friday, or, The Other Island*; natural person; Protestant ethic; the other; the concept of time

Author: Kong Jianp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i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French novels. Email: kongyang909@msn.com

1967年，图尔尼埃（Michael Tournier）的小说《礼拜五或太平洋岛上的灵薄狱》（*Friday, or, The Other Island*）甫一面世，即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受到评论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卢梭主义”新思潮和“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品，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亲自为之作跋。汉语译本出版后, 学界多意识到其侧重精神探索, 而与其戏拟的笛福作品《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相区别, 然而对其精神探索的核心内容置喙不多, 或语焉不详, 讨论不够深入。本文认为, 图尔尼埃再写鲁滨孙故事, 其主旨是要检讨卢梭以降欧洲有关伦理问题的争论, 质疑盛行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作品是一部探究伦理新路的寓言大作。

—

《鲁滨孙漂流记》传入法国之后, 立刻受到思想家们的注意。卢梭在《爱弥儿》(*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中将它列为主人公童年时代阅读的唯一“好书”: “我的爱弥儿最早读的就是这本书,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 他的图书馆里就只有这样一本书, 而且它在其中始终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244)。有学者甚至认为, 正是笛福的作品激发了卢梭创作《爱弥儿》的灵感, 卢梭是第一位对《鲁滨孙漂流记》进行改写的作家(Green 33-40)。

卢梭推崇笛福的作品源于他与其他思想家论辩的需要。他指出, 除去笛福, 当年所有的“热心的哲学家”都没有“逼真”和“朴实”地描述过真正的自然人或“野蛮人”的道德伦理(《爱弥儿》244)。他还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直接批评道: “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 其实是把从社会那里得来的一些观念, 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 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 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20)。卢梭认为, 自然是富足的, 完全能够满足自然人的需要, 在这种自然状态中, 人不可能形成在文明社会中形成的那些伦理观念, 譬如追逐利益、满足虚荣等等, 他们的道德水准一如婴儿般纯洁。

然而图尔尼埃认为, 卢梭出于与人争辩的目的推崇自然人的美德, 却依然将自然与文明置于二元对立的伦理框架中加以讨论, 因此他对笛福作品的解读过于主观。鲁滨孙进入自然环境, 孤立无援地依赖自然生活, 未必就成为了自然人。他后来在自述《礼拜五》中明确批评卢梭“加之于‘野人’的一切美德, 恰恰是他谴责的‘文明人’的种种缺陷、丑行的对立面”(279)。^①而事实上, 笛福的鲁滨孙身处孤岛, 进入了自然状态, 唤醒了某些自然天性, 但并非如同婴儿, 骨子里更像一个卢梭所批评的“文明人”。在他身上, 聚集着那个时代文明人的所有道德伦理, 他登上荒岛之后, 搭房建屋、稼穡狩猎、制作面包, 或许多少是为了满足卢梭所谓的“自然需求”, 部分体现出自然人特点, 然而他在满足了个人的自然需求之后, 仍然一味扩大生产, 阅读《圣经》, 征服“野蛮人”, 却与求生苟活乃至丰衣足食的自然需求无关。图尔尼埃在自述中直接指出: 笛福讲述的故事“也就是英国清教徒手捧《圣经》对新大陆的处女地进行入侵、推行殖民统治的缩影”, 其鲁滨孙压根就不是自然人, 而是一个清教徒形象, 其伦理信念与“加尔文主义”一脉相通(284-285)。马克斯·韦伯曾将当年清教徒所信奉的伦理称为新教伦理, 其本质是将资本主义时期的种种发财致富欲望披上美德外衣, 使之合法化。它鼓动人们践行“恪尽职责、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 把征服、改造自然以聚敛财富本身说成是上帝子民的天职, 当作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而逐步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伦理形态: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 38)。笛福的鲁滨孙正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文化人。

在图尔尼埃作品描写的“小岛行政化”时期, 他的鲁滨孙也走过了一段清教徒式的道路。他也征服自然, 发展生产, 阅读《圣经》, 倾听“圣灵”之声, 制定《宪章》及其他各种法律,

以保证新教伦理的实施。然而他很快发现,若遵从新教伦理,像笛福笔下的人物一样去改天换地,那么他离开自然状态就日益遥远。新教伦理的教诲是驾驭和征服自然,其重大缺陷是一方面将自然当成被征服的客体,另一方面是将人视为征服的主体而被排除于自然之外,造成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的分裂。而不荡涤身上的新教伦理,就不可能消除这种分裂,重回自然状态:“我若是遵从德行,那他就要将我置之于死地。……某种基督教教义的实质根本否定自然和万物,这种否定,我对于希望岛未免施之过甚,几乎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有一天才能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接受我的这个海岛,并且让它也接受我”(46)。

显然,图尔尼埃关心卢梭“回归自然”的主旨,但认为卢梭曲解了笛福的鲁滨孙。他自己笔下的鲁滨孙意识到,投身孤岛并不直接意味着回归自然,只有消除新教伦理中将“我”视为主体、将自然视为客体的认识论基础,建立“我”与希望岛融为一体的新公式,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主体与客体不可能共处并存,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正是这个公式给我指出了得救的道路”;“我”是孤独的,孤独带来的好处是“我”可以逃脱新教伦理强加于人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赤裸裸地回归自然:“没有‘我’,……它会使每一种东西都被认知,不需要任何有意识地去认知的人,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人”(90)。在这里,图尔尼埃的主人公已经展现出与其前辈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他要回归卢梭所谓的婴儿状态,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成为货真价实的自然人,而不是遵从新教伦理的文明人。

图尔尼埃以“灵薄狱”为其小说命名是有明确的象征意义的。按照神学传说,灵薄狱处于地狱的边缘,是用来安置从未接触过基督教福音之逝者的,其中包括未受洗礼而夭折的婴儿灵魂。事实上,图尔尼埃在作品中只借用了笛福的落难荒岛的故事线索,尔后便很快离开了新教伦理叙事的路径,而让他的鲁滨孙进入前基督教的灵薄狱,回归婴儿状态,以找到回归自然的精神探索道路。他后来在解释自己创作动机时明确地写道:作品“是与笛福背道而驰的。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一个人身上,一种文明的痕迹如何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环境中消失殆尽,是裸露在这种背景上的人的存在和生命的真谛,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怎样在这块白板上,经过尝试、探索直到建立起来的过程”(280-281)。

灵薄狱中的婴儿状态是一种与基督教伦理无涉的白板状态,是自然人的起始特征。图尔尼埃的鲁滨孙在进入这个状态之后,立刻感觉到自己与自然合二为一,成为希望岛这个自然果实的“仁衣、果壳、果皮”中“赤裸的白色果仁”(96)。而在希望岛的山洞里,鲁滨孙像是回到了母亲的腹中,“他被牵引在幸福欣喜的永恒之中。……它奇迹般地把子宫温暖黑暗的宁静与坟墓的宁静合二为一,它把今生和彼岸连接贯通起来了”(102)。他也立刻重振雄风,发现了“植物通道”(即女性生殖器),与之交媾,使自己成为“人类谱系中返回到生命的植物类的源泉的最后一人”(111),感觉到自己被希望岛自然化,“从社会的铸模里脱离出来了”(121);希望岛也同时被人化,人与自然的伦理隔阂被填平:“从此以后把他和希望岛牢牢连接在一起了。他以后可以叫作他的妻的那个岛,他已经把它人化了,那情景,那种深刻性,与他作为这个岛的治理者相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126)。至此,他开始了向自然人的蜕变。

二

新教伦理不仅将自然与人视为物我关系,而且将这一伦理逻辑加以延伸,用于看待有

色人种与白人的关系。欧洲人将自己视为主体，将自然和野蛮人均视为可以改造的异类、他者，而主体改造、征服以至于奴役他者，被认作文明人的神圣使命和最高道德律令，也构成了笛福作品的叙事伦理——鲁滨孙将文明赐予荒岛、赐予礼拜五，被炫耀为基督徒的崇高德行。这正如萨义德所言：“欧洲人和他们的‘异类’之间的系统交往已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一个‘我们’和‘他者’”（赛义德 178）。

卢梭曾经想象：“只要把自爱之心扩大到爱别人，我们就可以把自爱变为美德”（《爱弥儿》356）。而在图尔尼埃看来，只要“我们”在意识中把“他”当成“别人”或“他者”，“自爱”就不可能兼及他人，而很可能是自私的恶德。人既是自然的有机成分，也是社会一分子，按照这一伦理逻辑，人必定是与自然、与他人彼此共存、相互平等的。将他者划分为低等生物，改造、征服和奴役他者，无异于强暴同类、弑杀自我的乱伦行为。笛福的作品正是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恬不知耻地鼓噪了这种乱伦。为此，图尔尼埃在自述中愤怒指出：“在丹尼尔·笛福眼中礼拜五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什么也不是，他是一个动物，正待投身到那个掌握一切知识、智能、独一无二的人，即西方人鲁滨孙那里，去接受他的人性。他正式被鲁滨孙教养成成人，他至多也只能被教养成为一个良好的奴仆，如此而已”（278）。他还指出了卢梭混淆了是非，将鲁滨孙的恶德当成了美德：“卢梭似乎没有看到，毁了那座荒岛的，恰恰是鲁滨孙在岛上培植的文明萌芽，正如他让礼拜五当他的仆人恰恰是戕害了礼拜五一样”（279-280）。

图尔尼埃在作品中对笛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讽，指出鲁滨孙命名“礼拜五”就是一种非人道行径：“我不想在他还不配享有基督徒的尊严之前给他取一个基督徒的名字。野蛮人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就叫礼拜五吧。这既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普通名词。”“人类等级中独独从最低一级中选中这样一个人——他是一文不值的、毫无意义的！”（134-135）鲁滨孙对礼拜五的操控是反道德的，相当于圣经中记载的该隐对亲兄弟亚伯的谋杀：“无异是大洪水，吞噬了大地上人类的全部道德……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真正的谋杀！”（163）

德勒兹曾评论道，图尔尼埃作品的主旨是要虚构一个“我”与“他者”和谐一致的“没有他人的世界”（258），以消除西方现代叙事中的伦理分裂；礼拜五也正是在鲁滨孙开始摆脱“他人结构”或“他人意识”的关键时期适时出现在作品中的，并迅速颠覆了新教教义的乱伦结构。的确，作品中的鲁滨孙很快发现，礼拜五更加接近自然，“他自身就是自然本性，他的行动发自自然本性”（173），他将劳作与娱乐都视为与自然的自由交往，在自然之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既无卢梭所谓的自然美德，也无鲁滨孙那种榨取自然的贪婪恶行。他在火药桶边上抽烟，将鲁滨孙辛勤创设的文明设施炸平，使岛屿水火交作，让死去的公山羊飞翔歌唱，把一切搞得天翻地覆。然而他到来之后，人与自然的互动似乎更加密切，希望岛似乎更加野性勃勃，曼德拉草开始生长；鲁滨孙与礼拜五的主仆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他的伙伴的行为和所作所为已经在他身上激起一种震撼人心的变化，……多少年来他一直是礼拜五的主人，同时又是他的父亲。现在，才不过几天功夫，他竟然变成了他的兄弟——是不是他的长兄他甚至也拿不准”（176）。鲁滨孙感觉到，自己既然想“使自己成为自然本原一分子以求在与自然本原的结合中找到得救的途径”，就不应该居高临下地将礼拜五视为“他者”，“因为他天生就是自然本原一分子”（208），而应当消除彼此隔阂，与他分享贴近自然的天性。这正像德勒兹指出的那样，在图尔尼埃笔下，礼拜

五“根本不是他人，而是他人之外的另一人”（259）。

笛福的叙事伦理结构被颠覆、消弭；不再是文明引导、征服野蛮，而是礼拜五引导鲁滨孙看到另一种回归自然、回归人性的道路。在图尔尼埃看来，西方中心主义者划分文明与野蛮，并据此划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仅仅是以财富为衡量标准的，而它所谓的文明和发达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及鲁滨孙式的孤独，其实是野蛮的、反文明的；而从伦理关系考量，所谓不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彼此不分，亲密无间，更加合乎人类关系的道德需求，因而也至少是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文明：“不发达国家……真是不发达吗？从人类关系的角度看，肯定不是这样”（274）。然而，图尔尼埃并不打算简单地以自然否定文明——那样做势必重回二元对立的老路。他要推陈出新，建构一种新的文明伦理，重点描写自然与人、“另一人”与“我”彼此敞开的过程，探索以他者伦理纠正新教伦理，两种文明互动成长的可能性：“我的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我想这会是引人入胜、长人见识的——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和融合……，还要观察一种新的文明是怎样从这种融合中脱胎出来的”（280-281）。

在图尔尼埃的虚构中，这种脱胎而出的“新的文明”的境界是以鲁滨孙最终沐浴其中的“太阳城”为象征的。它超越了卢梭关于“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相对立的想象，其中的“自然人”也升华变身为“太阳人”，不再是囿于无伦理形态的婴儿。而这种升华源自另一种文明的形象代表——非洲人礼拜五。他其实是引导他进入灵薄狱和太阳城的使者，他唤醒了鲁滨孙的另一个沉睡的自我——它以公山羊形象为象征，并改变鲁滨孙身上那种与“烂泥塘”社会沆瀣一气的性质，让其向着太阳城飞翔歌唱。鲁滨孙也彻底荡涤了新教伦理，从礼拜五身上汲取营养，赋予“礼拜五”这个名字以新的意义：原来礼拜五“正是维纳斯的誕生日，我还要说，礼拜五也是基督死去之日……使我过去作为清教徒在我心中的信念，不免深感惶恐”，他感觉到，他和礼拜五其实是“一堆孪生子，两个天真无邪的人——手拉着手，站在象征太阳之城的城墙前面”（210-211）。

值得指出的是，作品并没有像卢梭那样，以“自然状态”否定“社会状态”，停留于对新教伦理的谴责，还描写了文明人对自然人的引导。在作者看来，既然两种文明是可以融合的，那么这种融合的结果必然导致双重的转化。礼拜五引导鲁滨孙加速了向自然人的转化；同样，礼拜五也被文明的奇迹深深吸引。不过，与文明人不同的是，他没有那种“他者意识”，因此将文明理解为自然对整个人类的馈赠，而非是人类征服、奴役自然的结果：“一座宫殿或者一条大船，在他们看来，无疑都属于大自然的产物”（224）。事实上，图尔尼埃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两种文明都有伦理缺陷，但又都是人性的“自然本原”发育的历史产物，其平等的共生互动是进入太阳城境界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品出现了既在情理在中、又在预料之外的反转式结局：礼拜五最终登船逃离希望岛，进入文明世界，而鲁滨孙则留在岛上，同时收留了一个十二岁的爱沙尼亚小孩，预言了多元文化间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可能情景。

三

古代观念认为，自然做周而复始的运动，因此时间也是循环的，人不能给自然增添什么，人对自然的作为与自身价值及伦理道德并无密切联系。而新教伦理作为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伦理，必然配合着资本要求积累、增值的核心逻辑，为其榨取自然、他者的行为提供合法化支持。因此，时间观念被理解为衡量人生价值的线性尺度，成为道德伦理的基础。

抓紧时间美德，虚掷时光是万恶之首，是空耗为上帝增光的机会。马克斯·韦伯指认富兰克林为将新教伦理世俗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正是后者在《年鉴》中概括出“时间就是金钱”的道德律令。有许多西方学者都指出过这种时间观念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劳伦斯·怀特认为：“现代的关键乃是机械时钟而非蒸汽机”（Wright 208）。卡林内斯库也指出：“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保有活力、得到弘扬”（48）。

笛福的鲁滨孙征服荒岛的伦理驱动力恰恰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时间就是金钱”的可测度计算的、一去不复返的线性时间观念。从他被抛至荒岛，经过十一二天，完成营巢求生的本能活动之后，时间基因就立刻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树立十字架，用来斧凿时日，仿佛遗忘时间就会倒退到野蛮状态，失去上帝的垂青。他依时而叙的也是一个新教伦理故事。德勒兹概括道，笛福的小说“企图把与时间同时展开的劳动与征服过程的开端与发展程序重新精确地建立起来”（239）。事实上，笛福的鲁滨孙最自豪的，也是他完全依照新教伦理行事，在时间上精打细算：“根据日常工作把我的时间有规则的加以分配”，“我也没太浪费时间，因为我已经把时间分配得很好”（Defoe 50）。马克思在研究资本拜物教的时候，曾指出过鲁滨孙的时间感的资本主义性质：“需要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93-94）。

图尔尼埃在作品中特意交代，自己的鲁滨孙是读着富兰克林的《年鉴》长大的（128），自然信奉新教时间观念，因此上岛之初本也担心遗忘时间意味着告别文明：“一想到这个问题，鲁滨孙就觉得头昏目眩，不知所措”（29）。于是，他做出一个漏壶来计算时间，立刻恢复了自信：“时间不会置他于不顾竟自流向无底的深渊了，自此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规律化、自主的了”（59）；新教伦理也立刻在他身上复活：“严格遵守时间，使用时间，丝毫不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74）。然而不久后他就感觉到，按照这种人为时间去生活，内在的自然性的自我就不会苏醒，也就无法融入自然。而漏壶停下，他摆脱了人为时间，障碍就会立刻消除：“在他的第二层次的生活之中——他放弃他的总督-将军-统治者属性，把漏壶停下来以后，第二层次生活便由此开始了——希望岛不再是一块有待治理的领土，希望岛变成了一个女人”（92）。他意识到，用人为时间观念去看待自然，将自己视为现代的、领先的主体，而将自然视为原始的、落后的客体，是产生主、客体分离的认识论错误的根源：“认识问题来源于时间错觉”（90）。而改变了这种认识论错误，他就可以进入灵薄狱：“正因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几乎消失，鲁滨孙仿佛又返回到童年的已沉睡的世界”（97）。

新教伦理认为，将先进的时间观念灌输给落后的野蛮人，也是文明人的崇高美德。在现实的历史生活中，以《圣经》时间观念降服野蛮人也一直是殖民征服的潜在利器。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产生。在图尔尼埃的作品中，鲁滨孙一开始时也觉得，礼拜五的野蛮人在于他压根没有线性时间观念：“过去和将来的概念他也是不知道的，他仅仅生活在现在这一时刻之间”（177）。为了拯救礼拜五，他强迫后者接受他的时间约束，以臣服于他的文明规则：“对礼拜五来说，漏壶停止和鲁滨孙不在，不过意味着一件事，而且是二而一的一件事：某一项命令终止”（149）。正是由于两种时间观念间的裂隙，使得礼拜五成为了鲁滨孙的他者。

西方人曾经自诩,他们的时间观念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又以信仰为支撑,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伦理合法性。然而伴随资本每时每刻压榨自然和人性的恶行日益显现,尼采以降,上帝这个现世人生时间价值的赋予者、确证者被宣布死亡;重估一切价值,检讨以往时间观念的谬误成为哲学讨论的焦点。按照尼采的观点,基督教以线性时间区分文明与野蛮甚至先进与落后,以文明道德自居,人为阻断了人与循环往复的自然的有机联系,造成了生命原欲的萎靡,恰恰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野蛮时间观念。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中形象地集中演绎了他“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指出时间与上帝无关,而与自然界一样永恒循环,不断生成,作为自然一员,人的生存向每时每刻的生成敞开,人生意义及伦理价值无须向上帝求证。每一瞬间的现在都有永恒的意义:“存在之轮永远转动。……存在开始于每一个瞬间;彼处之球围绕着每一个此处旋转”(尼采 259)。因此“它必当像漏壶一样永远重新翻转过来,以便漏下和漏完”(尼采 263)。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都穿越“时间之脐带”而血肉相连。他还召唤大家告别基督教道德阴影,来到“正午的太阳”下唱响“轮唱歌”:“快乐要求一切事物永恒,要求深深、深深的永恒!”(尼采 396)尼采的这些思想曾经深刻影响柏格森、萨特以及图尔尼埃的好友德勒兹等几代法国哲学家。

图尔尼埃从卢梭式的“回归自然”的角度引入尼采哲学的时间主题,并以“太阳城”寓言与之互文。作品开篇即由失事船长用纸牌引出永恒循环的情景:“‘太阳城’悬在时间与永恒、生与死的中间——‘太阳城’里的居民都有如孩子般地天真纯洁”(8)。礼拜五引发爆炸、希望岛焕发新的生机之后,鲁滨孙立刻感觉到并不需要按照新教伦理纠结于征服他者以获取上帝的垂青。人的至高伦理目标其实是像大自然一样生生不息,永恒循环,自己应当从礼拜五“仅仅生活在现在这一时刻之间”的人生态度中汲取获取瞬间永恒的营养,“可以和礼拜五一起从他的各个方面与时间对抗”(219);他认识到文明世界中的新教伦理绑架了本来面目的时间,使其既是非人的,也是非自然的,所以他拒绝再与文明人为伍,以逃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散布在他们四周的那种下流可耻以及那致人于死地的时间旋风”(227)。他成为一个未来的孩子,融入生生不息、永远是现在的永恒自然之中,他的希望岛也具有了尼采的“存在之轮”中的景象:“每天清晨,对他都是一个第一次起点,世界历史的绝对的起点。希望岛在太阳照耀之下,在永久的现在时之中,颤栗着、激动着,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他绝不脱离这个永恒的现在,在那完美之极致的尖端上保持着平衡的现在,再堕落到那个败坏不堪、充满污尘和废墟的世界上去!”(228-229)在这个境界里,他摒弃了与自然、他者的时间隔膜,从文明回归自然,又升腾为与天地同在的“太阳人”。

20世纪的鲁滨孙所达到的这个境界超越前人,其伦理意味亦别出心裁。有中国学者指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14)。图尔尼埃的作品检讨西方几百年间盛行的主流伦理,以独特的文学寓言形式将伦理探索艺术化,在法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独特价值。

注解【Note】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图尔尼埃:《礼拜五或太平洋岛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作者自述《礼拜五》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以下引文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 [Calinescu, Matei.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Trans. Gu Aibin and Li Rui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0.
- 吉尔·德勒兹：“图尔尼埃与没有他人的世界”，《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米歇尔·图尔尼埃著，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239-264。
- [Deleuze, Gilles Louis René. “Michel Tournier and the World Without Others.” *Vendredi ou Limbes du Pacifique*. By Michael Tournier. Trans. Wang Daoq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239-64.]
- Green, Martin Burgess. *The Robinson Crusoe Story*.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90.
-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
- [Marx, Karl. *Capital: Critique of Capital Economy*.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5.]
-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
-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Qian Chunqi.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 [Rousseau, Jean-Jacques.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Trans. Li Ping'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吴绪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
- [---. *On the Basis and Origin of Human Inequality*. Trans. Wu Xu.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 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 韩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Said, Edward W. *Said's Self-Collection*. Trans. Xie Shaobo and Han G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于晓 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Yu Xiao and Chen Weigang.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Wright, Lawrence. *Clockwork Man*.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69.

责任编辑：杜娟